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新安志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臣德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趙廷麒

新安志卷九

宋　羅願　撰

叙牧守

郡在漢為丹陽二縣丹陽統縣十七地險遠故常使都尉分治於歙都尉本秦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光武省諸郡都尉并其職於太守然亦往往有置者中世汝陰何比干自廷尉正與張湯爭事所濟活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獄無寃囚及漢末零陵黄蓋為

之抑彊扶弱山越懷附此其名迹之最章章者也自建安中置郡不輕選授故梁高祖嘗謂徐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諸人竝經為之卿為我臥治此郡而唐韓愈序送陸傪亦以歙刺史為大州尊官宰相薦聞而天子選用此不輕之驗也是以六朝置守多一時名勝而唐世宰相嘗為此州者葢七人可不謂盛哉國朝仁宗嘗謂輔臣曰齊密登華邠耀麟絳潤婺海宿饒歙吉建江潮凡十八州民事繁劇守臣尤當審擇自今宜令中書

舍人而潮州則命監司保薦其有異績者當陞擢之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又詔以十八州竝嘉祐中詔委中書選清幹臣僚充近年該堂除知州人各直指射有違詔約今後聽中書選掄不得陳乞有以見列聖視邦選侯之意中興距天子所纔數百里其選益重古之君子動不忘君故在内則畢身盡慮以事君而在外則畢身盡慮以厚夫君之民夫民者君之所深愛也故使忠信慈惠者傳之然則厚夫民者所以為奉上也任昉崔元

亮李維之屬足以為法若陶雅者可以為戒顧設心何如耳

吳太守都尉五人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仕吳孫權為威武中郎將建安十三年使擊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請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帥金奇萬户屯安勤山毛甘萬户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户屯林歷山林歷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盾僕

等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親觀形便陰募徑捷士作鐵弋密於隱險不備處以弋拓塹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垂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數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僕等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擾不知所為守險者皆走還軍由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五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被命詣行在及當還郡

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軿車駿馬住駕使齊就車齊謝不敢權使左右扶上車令吏卒兵騎導引如在郡之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功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吳志言賀齊爲太守而酈道元注水經乃云齊爲都尉按沈約宋書稱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然則都尉即當時太守也故都尉名字可見者凡數人而太守畧無有惟沈矯在孫皓時稱新都太守或者至皓稍正其名亦恐接晉初史官追書耳是以自陳表以下竝立列牧守中

陳表字文奥廬江松滋人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都都尉與恪叅勢表在官三年

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以為不可而祗固請之鄱陽民吳遽等果為亂殺祗攻没城郭豫章廬陵宿惡竝應新都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破之遽等相率降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陽都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吳志

陳武傳稱諸葛恪以表領新安都尉按是時新都未改新安兼丹陽部内别無郡名新安者又吳書云新都都尉陳表則表為新都無疑當由下文表受賜後人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因致誤耳

諸葛融字叔長瑯琊陽都人也父瑾吳大將軍左都護融生於寵貴為章句博而不精然寛容多埶數以巾褐承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四年瑾卒時兄恪自已封侯乃令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沈憲字子禮吳郡永安人位左中郎將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

沈矯字仲威憲子也以節氣立名仕為立武校尉偏將軍封列侯建威將軍新都太守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後為鬱林長沙太守竝不就憲乃沈約之祖約自序如此南史乃以憲為曼字元禪官封才業昭穆竝同而姓字頓異當以約所述為正

晉三人

周嵩字仲智汝南安成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晉元帝作相引為叅軍及帝為晉王拜奉朝請嵩上疏曰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今議

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宜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宏仁之功然後揖遜以謝天下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帝怒收付廷尉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

賈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初自結

於王應諸葛瑶應敗浮游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熟屯於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又有太守杜炯及宋太守楊伯子節皆不全伯子事畧見黟縣令吳茹公事中而梁侯景偽置太守元義凡此等皆不錄

孫泰晉新安太守王恭討譙王尚之也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等竝應之會稽王道子使世子元顯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及桓玄仲堪等

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内史何嗣潁川太守温詳及秦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籍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屯於潯陽朝廷嚴兵相距内外騷然其後道子父子竟為桓元所破

宋十二人

庾登之字元龍潁州隱陵人少以彊濟自立初為宋武

帝鎮軍參軍預討偽楚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為荆州刺史請為長史

張鏡吳郡吳人與兄演弟永辯岱俱知名時號張氏五龍演鏡名最高鏡為新安太守蚤卒永孫率復為梁新安太守

臧綽東莞莒人武穆皇后兄子也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

高祖謂咨議叅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拔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後出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咨議叅軍竝不就文帝重之復以為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懐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

江秉之字元叔濟陽考城人也為山陰令以在縣有能

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任臨海竝以簡約見稱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業者秉之正色曰食禄之家豈可與農人爭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宋世唯顧愷之亦以省務著績自餘雖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云

到元度彭城武原人元嘉二十年十二月白熊見歙縣元度為太守以獻終益州刺史

王恢之琅邪臨沂人中大夫

何愉之廬江灊人

沈登之吳興武康人

沈宣吳興武康人為太守卒官子懐文時為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

巢尚之魯郡人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戴法興及尚之參謀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刑戮尚之每臨事解釋

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明帝世累遷黄門侍郎出為新
安太守
王深字景度琅邪臨沂人晉司徒獻穆公珣之孫
齊五人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齊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
為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梁天監中終湘州刺史
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
蕭穎胄字雲長南蘭陵人父赤斧太祖從祖弟也穎胄

宏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太祖謂赤斧曰頴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累遷中書郎世祖以頴胄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懷之

王慈字伯寶瑯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歳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延之内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歴秘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永明中終冠軍將軍

廬陵王中書長史

蔡約字景㧑濟陽考城人累轉黄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為新安太守復為黄門郎領射聲校尉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永明終太子詹事

周仁昭汝南安城人世說叙録考異引丹陽記周顒家世云文子生停之停之生明明生仁昭今新安太守按南齊書周顒少為族祖明所知則仁昭是顒之族父

梁十二人　蕭隱附程靈洗事中

伏暅字元曜平昌安丘人為永陽内史在郡清絜政務

安靜郡民何立秀等一百三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武帝善之徙新安太守陳書云名為東陽太守與南史不同按下文屬縣有始新遂安海寧則非東陽可知然下文又有往東陽迎姊喪之語蓋為東陽郡丞時喪姊耳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税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竝同時生為立祠召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内史何遠與㬅俱稱清白遠累見擢㬅循階而已自以名輩素在遠前意望

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姊喪因留會稽築室自表解職詔以軌為政廉平宜加獎養勿使恚望以為豫章内史乃出拜侍御史虞皭奏軌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請以大不敬論有詔勿論遂得就郡普通元年尚書左僕射徐勉為之誌其二章曰東區南服受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象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人天監中累遷明威將軍新安

太守九年夏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叔等與合攻没黟歙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咨議參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書後為吳興太守郡境多刼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號名守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周興嗣者字思纂陳郡項人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

嗣陸倕各製碑及成用興嗣所製自是銅表銘柵塘碣

北伐檄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為文每奏輙稱善九

年除郡丞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齊太尉儉之孫武帝普通二

年選為晉安王綱雲麾咨議叅軍久之出為新安太守

後歷吳郡名拜左戸尚書吳郡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

奏不許求於郡植碑許之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梁天監初遷秘書丞引見玉衡

殿武帝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夙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卿名家竒才若後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後歷黄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秩滿還都及卒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宏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懐也此人物零落特可潜慨率嗜酒每事寛恕於家務尤忘懐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二千石還吴既至遂

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曰壯哉鼠雀竟不

研問

王實琅邪臨沂人起家秘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

襲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

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貸還

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

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宥得免後為南康郡王湘州長

史

蕭幾字德元齊宗室性温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

蕭敏齊宗室為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詞訟者遷於畝焉

任昉字彦昇樂安博昌人始武帝微時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霸府初開遂引昉符昔

言馬天監六年春出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郭邑民通詞訟者就路決焉尤以清絜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户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絶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咸謂百餘年未之有視事期年卒於官舍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歛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

衣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緑沈爪投之於盤悲不自勝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晉安王綱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好文為新變不拘舊體春坊盡學之宫體之名由此始高祖聞之怒召摛將責之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及歷代史官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横應答如響帝甚嘉歎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

出入兩宮漸來見逼須早為之所遂乘閒白帝曰撝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怡帝謂撝欲之乃召謂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臥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期月之間風俗便改秩滿還為中庶子加戎昭將軍王泰字仲通琅邪臨沂人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慍之色天監中為吏部郎不通關求天下稱平後出為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召為寧遠將軍安右

長史終吏部尚書

臧未甄東莞莒人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為外兄汝南周顒所知天監中遷右軍安城王長史少府卿出為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為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

程靈洗字元滌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里便騎善游梁末海寧黟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為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嘗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黟歙以拒景及景軍據

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於荆州承制又遣使間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神茂相應元帝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新安諸郡軍事雲麾將軍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邑三百户神茂為景所敗景偏帥吕子榮進攻新安靈洗退保黟歙及景敗子榮退走靈洗復據新安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以功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

增邑并前一千户將軍太守如故仍令靈洗率所部下

揚州助王僧辯鎮防

陳五人

陸繕字士繻吳郡吳人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永定元

年遷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連結

因據本郡朝廷以繕為正威將軍新安太守世祖嗣位

召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少倜儻好尚文史除正威將

軍新安太守時王琳未平留鎮富陽以捍東道天嘉元年秋七月甲寅世祖詔曰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啟薦梁前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部王暹竝世冑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竝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以下其各進拔賢良申薦淪屈庶衆才必萃大廈可成使棫樸載歌由庚在詠山才入為員外散騎常侍

程文季字少卿靈洗之子天嘉二年除正毅將軍新安

太守仍隨侯安都東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兵三百輕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瓚軍文政乃降三年始興王伯茂出鎮東州復以文季為鎮東府中兵叅軍

劉廣德南陽湼陽人好學負才任氣歷樂山豫章二郡太守新安內史光大中假節員外散騎常侍雲旗將軍河東太守

周景曜義興陽羨人也族弟文育本新安壽昌縣項氏

于年十一善游反覆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羣兒莫能及周箚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求養爲已子文育後爲開府儀同三司武帝時死事景曜以文育故官至新安太守

唐三十六人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杜伏威養子少彊果膂力絶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唐武德二年伏威納款四年遣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擒之以獻先是歙州汪華據黟

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鋭雄誕伏精兵於山谷率羸弱數千犯其陣戰纔合陽不勝還走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乃請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南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祏將反以詐奪其兵遣人諭計雄誕誼不從公祏殺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

南士庶為流涕

蘇瓌字昌容宰相世系表云字延須與傳異雍州武功人為歙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叅軍人懼其復用多致書請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後歷相中睿封許國公配享睿宗廟廷瓌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陳當世利病甚多

盧渙天寶中刺史後改刺陸州

李廙上元中刺史寶應元年改刺處州

李揆字端卿系在隴西為冠族乾元二年拜相美風儀善奏對肅宗歎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絶揆決事明當然鋭於進且近名坐抑兄楷不遷又抉擿故宰相吕諲過失上元二年二月貶袁州刺史累年徙歙州

龐濬永泰元年

公孫綽大歷初

薛邕字仲味宰相世系表字公和蒲州汾陰人代宗時為吏部侍郎與同列徐浩分典選華原尉侯莫陳怤浩妾弟也冒優託之邕以長安尉怤當叅臺御史大夫李棲筠物色其勞怤色動不能對乃言為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瓌貨數十萬餉元載濟方為京兆及邕皆載所厚棲筠併劾之帝未决大歷九年三月丁卯浩邕竝停知選事會月食帝問其故棲筠曰月食修行令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耶五月

乙酉皆坐貶而邕為歙州刺史舊唐書本紀及徐浩傳新唐書李棲筠傳皆言邕以侍郎為歙州唯新唐李泌傳稱自左丞貶按唐崔巨宣州觀察使去思頌序稱邕在宣九秋今上纂序命糾正於仙臺則是德宗即位後自宣歙觀察使方為左丞耳在大歷中未為此官也然邕至建中元年十月又以左丞坐贓為連山尉故新書致混其文耳其頌曰詔謂薛公茂學雕章孝弟忠良碑碣語多緣飾未足多信考其事則兩以請屬罷官而唐人稱薛邕有宰相望豈他尚美多乎是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坐至謂罷權邕之出家人恨降之晚德宗即位自宣歙觀察使入為尚書左丞

蕭復字履初父衡尚新昌公主復生戚里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推主隂為宫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説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要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内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後相德宗

劉贊字公佐荆南節度使彚之子楊炎薦贊名臣子擢

浙西觀察判官大歷十四年德宗即位炎入相進贊歙州刺史政幹彊濟墅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

陸傪字公佐吳郡人以明道自任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正元中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二歲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出刺歙州朝野之賢者惜其去韓愈序送之曰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

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相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傪未至郡四月二十八日卒於道李翶作陸歙州述稱其生於世五十有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而恨其道之不行天下未蒙其德云

崔淙字君濟博陵人自侍御史華原令改歙州刺史下

車而簡其約束期月而明其信誓既去害郡之奸遂寧挺險之俗召拜長安令元和中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

右據呂溫所作行狀參之世系表得題名字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自比部員外郎出為歙州刺史轉蘇湖二州皆以政事修理聞擢為宣歙觀察使白居易掌制其詞曰蘇州刺史范傳正文學政事二美具焉選自郎曹出分符竹江南列郡連領者三所至之郡悉心為理明諭朝旨恭守詔條謹身省事以臨其下

政簡而肅意誠而明吏不能欺人是以息而去思之歎來暮之謡復有聞於人聽雖古循吏蔑以加之又云㸃歙之遺愛尚在吳興之新政方播升車便道足慰人心固當望風自安計日而理傳正精悍有立好古自飭及為廉察頗事奢侈厚以財貨問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幸不至甚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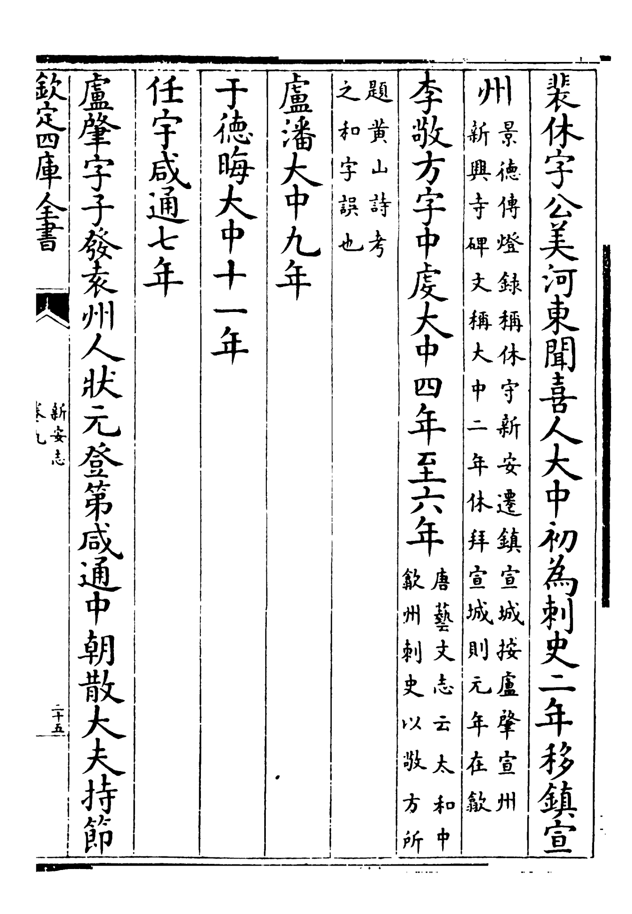
韋綬元和四年有兩韋綬其一元和相貫之之兄德宗朝為翰林學士其一字子章京兆人穆宗朝吏部尚書然貫之兄晚得心疾不知孰是

馮宿東陽人從裴度東征為彰義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先是鳳翔法門寺有釋迦指骨一節元和十四年正月丁亥憲宗令中使押宮人持香華往迎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財唯恐居後百姓有廢業破産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憲宗大怒貶愈潮州刺史宰相疑宿草疏出宿為歙州刺史後入為刑部郎中終劍南東川節度檢校禮部尚書

崔元亮字晦叔磁州照義人累轉駕部員外郎清謹介特澹如也稍遷密州刺史元和十五年遷歙州與杭州元與等同制元稹為制詞曰今餘杭鍾離新安順政三有財用一鄰戎狄將有所授每難其人以與之理課甄明以洪度之奏議詳允以元亮之學古從政以公達之守道立身僉命為邦庶可勝殘去殺矣元亮到郡郡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噭故吏得為姦元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徙

湖州後為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

邢群字渙思河間人孔温業拜中丞求御史於杜牧以群對詔拜監察御史會昌五年由户部員外郎出為處州刺史牧聞之喜曰群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薦矣代還授歙州時牧為睦州（睦州大廳記牧以會昌六年拜睦州刺史）歙睦相去直西東三百里牧問往來者邢君何以為治曰急於束縛黠吏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牧曰邢君去縉雲日老稚泣送於路用此術也數月以風疾廢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大中初為刺史二年移鎮宣州景德傳燈錄稱休守新安遷鎮宣城按盧肇宣州新興寺碑文稱大中二年休拜宣城則元年在歙

李敬方字中虔大中四年至六年唐藝文志云太和中歙州刺史以敬方所題黃山詩考之和字誤也

盧潘大中九年

于德晦大中十一年

任宇咸通七年

盧肇字子發袁州人狀元登第咸通中朝散大夫持節

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通典云武德四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後加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在郡上海潮賦其狀云去年五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僭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得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敕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蓋其自叙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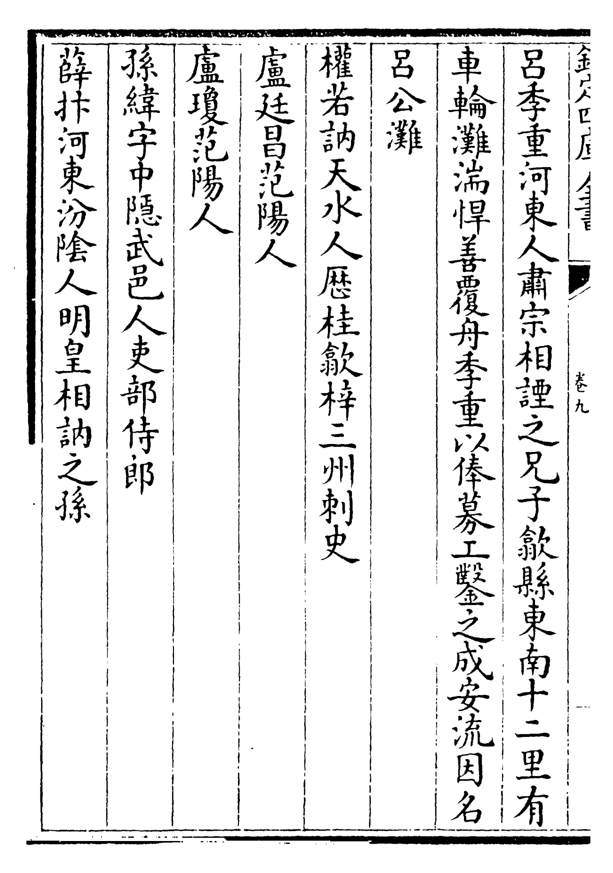
張裕乾符中

李擢官尚書吳圓代之

吴圓光啟元年至三年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陸希聲蘇州吳人乾符初召為右拾遺時憸腐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刓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為給事中乾寧中遂以為相

于濤者宰相琮之姪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楊行密為副使



呂季重河東人肅宗相諲之兄子歙縣東南十二里有車輪灘湍悍善覆舟季重以俸募工鑿之成安流因名呂公灘

權若訥天水人歷桂歙梓三州刺史

盧廷昌范陽人

盧瓊范陽人

孫緯字中隱武邑人吏部侍郎

薛忭河東汾陰人明皇相訥之孫

韋瑜隋鄖公孝寬之孫 右八人不得其年

裴樞字紀聖絳州聞喜人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坐與孔緯厚善改右庶子出為歙州刺史景福二年楊行密遣田頵以二萬人攻歙州樞有美政民愛之為樞戰頵兵數却遺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於朝天復元年拜相竟與唐存亡云

吳三人

陶雅字國華廬州合淝人楊行密逐廬州刺史郎幼復以雅為左衙山將討定鄉盜田頵既破歙州雅自池州團練使來為刺史田頵為寧國軍節度使天復二年頵既平昇州求池歙為屬行密不許頵遂絶三年十二月行密破宣州殺頵順義軍使汪武與頵連和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天祐元年八月前衢州刺史陳璋睦州刺史陳詢皆叛錢鏐附於行密明年鏐圍詢於睦州行密遣雅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左右

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鏐遣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拒雅為雅所敗擄鎰及球以歸六月雅會衢睦兵攻婺州拔之執刺史沈夏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四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陳詢不能守睦州奔於廣陵雅入據其城十一月庚辰行密卒子渥嗣為節度王茂章代渥為宣州觀察使與渥不協三年正月壬戌茂章以宣歙二州叛附於錢鏐雅急引兵還歙六月衢婺睦皆復為錢

鏐所破開平一年雅使其子敬昭及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州刺史危仔昌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是歲楊氏又得撫袁吉虔四州於是江西之地盡入於楊氏雅在郡凡二十年

骨言者吳轅門大將 右一人見尉遲樞宣州新安禪院記

歐遠者吳順義七年知歙州官金紫光祿大卿檢校司徒兼御史大憲上柱國楊氏以梁龍德元年二月改元順義此云七年當後唐天成二年

南唐一人

龔慎儀字世則邵武人仕南唐為禮部郎中建隆元年七月李氏命為進奉使來貢乘輿服御物違命侯時出知歙州王師收金陵諸城皆下宣州節度使盧絳無所歸欲據福建以叛領所部過歙州儀閉門不納絳怒曰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馬雄攻之城陷朝服以出為絳所殺會先鋒曹翰齎鐵券至絳乃與馬雄等數人棄其衆來歸後因陛見待於外未入儀兄子頴先自江南

歸朝為侍御史詬罵絳等以手版擊之遂闌入殿門訴言臣叔無罪為絳所殺因俯伏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留太祖下令誅絳青箱雜記言絳陛見舞蹈次頽遽前以笏擊踣之恐未可據

國朝

蘇德祥青州人建隆中進士第一太平興國中知軍州事

李維字仲方洺州肥鄉人登進士甲科咸平中以太常博士獻頌聖德千言真宗嘉之召試中書為直集賢院

屯田員外郎時兄流方為宰相每還家相與笑言而未嘗及朝政然終欲避權勢乃請知歙州至郡起學舍時行鄉射之禮代還同判太常禮院終刑部尚書維寛厚喜怒不形於色既没家無餘財

趙昂將仕郎守禮部郎中直昭文館上輕車都尉景德元年州學有昂母張夫人碑昂以元年來

方演郡人朝請大夫行虞部員外郎輕車都尉大中祥符二年

謝濤字濟之杭州富陽人登淳化三年第嘗以秘書丞知興國軍真宗考吏籍五年無過者擢之遷太常博士一日内出朝士有治迹者二十四人名付中書門下濤在選中後權三司度支判官出知泰州徙歙州官至太子賔客

曹脩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中進士甲科鯁直有風節為監察御史禁中以翡翠為服玩詔市於嶺南脩古以重傷物命論罷乞出知歙州官至刑部員外

郎侍御史知雜事

歐陽頻字孝叔吉州廬陵人登進士第歷官有能名嘗知萬峽鄂三州大中祥符末以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知歙州盜有殺民董氏於市者三年捕不獲頻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啟其藏者百計捕之不獲有司苦之頻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驚疑互諫頻不聽鞫愈急二子服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僉以為神明後歷知岳閬饒州治七州

皆有聲剛果有氣外嚴内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身云

蘇壽叅知政事易簡之子自越州徙歙州

錢仙芝景祐中以校理知州事

王琪字君玉成都華陽人皇祐二年以度支員外郎龍圖閣待制知舒州徙蘇潤二州坐疏轉運陳述古在部多凌縦述古降知密州乃以琪知歙州有恵愛及人人為畫像立祠嘉祐元年徙知江寧府東南名州巨鎮多

所更歷政尚簡靜疾俗吏飾厨傳以沽名故待賔客頗闊略間有造飛語詆之者亦不䘏也後終禮部侍郎畫像立祠不足深據此乃丞相禹玉所書故載之

張經皇祐中以度支員外郎提點利州路轉運使事四年二月降知歙州

呂元規治平中以司勲郎中權提點廣東刑獄四年二月降知歙州

張慎脩朝散大夫輕車都尉元豐九年

潘珏通直郎元祐四年

王擴右朝散大夫元祐六年

黄語字君謨岳陽人親喪廬墓致毀有芝草之瑞因賜官其謝表云白髮三千何嗟及矣靈芝六十孰為來哉四方傳誦紹聖二年以朝散郎知州事

顧臨字子敦越州人紹聖中以天章閣待制知州事移

饒州

董正封承議郎元符元年

李度禮部員外郎

虞賓字舜臣山陰人自比部員外郎出守

曾諤字正臣朝議大夫崇寧末

狄樞朝奉郎代曾諤

丁湜淮陰人自左司郎中出守

劉光衢州人朝奉郎政和七年三月

許頌濠州定遠人朝散郎八年正月

梅澤平江府人朝請大夫宣和二年四月到官十月召

曾孝藴天章閣待制二年十月八日到官十二月移知

青州

吕灝三年正月到官四月移知饒州

右姓氏爵里年月存者則書之不能皆備前朝又有蘇補袞王舉直江渢三人不得其詳附見於此

張仲珪右武大夫宣和三年五月到官

盧宗原朝奉郎直龍圖閣宣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除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遣判官自此以下有壁記

唐作求朝奉郎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病去官

上官愜 中大夫靖康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建炎二年十月九日受代

夏承 朝奉大夫建炎二年十月九日到任四年正月五日致仕

章茇 朝奉大夫四年三月三日到任七月二十一日以憂去官

郭東 承議郎四年十月五日到任紹興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罷

孫佑 朝請郎紹興元年七月三十日到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除直秘閣知江州

趙詳之 左朝散郎三年二月三日到任五年二月十六日受代

王禔 右朝散大夫五年二月十六日到任七月二日與知秀州曾統兩易其任

唐煇 徽猷閣直學士左承議郎六年二月四日到任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提舉江州太平觀

吳偉明　左朝奉大夫八年四月十九日到任九年四月九日召除直秘閣應天府路提刑

曾開　左中大夫寶文閣待制九年四月九日到任十一月二日提舉亳州明道宮

汪藻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十一年七月十六日移知泉州

朱芾　左中大夫敷文閣待制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罷

朱異　左朝奉大夫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到任十三年八月五日罷

張匄　左朝請大夫十三年十月五日到任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受代

黄積厚　左朝請大夫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七年八月四日受代

何鑄　資政殿學士左朝奉大夫十七年八月四日到任十二月十九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章僅
右承議郎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到任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受代

趙子游
右奉直大夫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任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受代

施鉅
左朝請郎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十月十一日召

李洸
右朝請大夫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移知太平州

胡彥國
右朝請郎二十五年二月十日到任任內轉朝奉大夫二十六年十一月四日移知廬州

李植
右朝散大夫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到官任內轉右朝請大夫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除荊湘北路

轉運判官

潘莘
左朝散大夫二十八年六月八日到任二十九年閏六月十九日罷

洪适 左朝奉郎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到任任內累轉左朝請郎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除提舉浙西

常平茶鹽

沈濬 左朝請郎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三十二年七月一日罷

薛良朋 左朝奉郎三十二年七月九日到任任內累轉左朝請郎隆興元年八月十三日除本路轉運

副使

呂廣問 左朝請大夫集英殿脩撰隆興元年十月七日到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召

錢豫 左朝請大夫乾道元年正月八日到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主管台州崇道觀

李南壽 左朝請郎直秘閣二年四月八日到任三年八月十七日罷

郄升卿 左朝議郎三年十月三十日到任任内轉左丞議郎五年十二月九日受代

朱柔嘉 右朝請大夫五年十二月九日到任六年二月六日致仕

史俣 右朝議大夫六年四月五日到任九年四月三十日召

趙師夔 右承事郎直秘閣七年八月三日到任任内累轉右宣教郎除直徽猷閣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改知湖州

趙不悔 左朝賛郎乾道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到任任内累轉朝請郎

新安志卷九

新安志卷十

宋 羅願 撰

叙雜説

歷有歸餘筮則歸奇雜説不齊末篇總之前人所録八以區分耳目所得别為記聞亦可以汎觀

人事

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問以人士育曰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懐霜雪正亮之信同

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禄遁迹黙歛以求其志髙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遣之尺牘之書此竟三髙會稽典録

宣武既廢太宰晞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帝荅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晞字道升元

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摇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出世說并注按晉書倡歌事作庾晞非也

崔日知為京兆尹處分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有違晷刻所由决杖後貶歙縣丞為縣家催逼求與妻子別不可得人以為報應朝野僉載

李涵為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德宗即位以涵和易無

剸割之才除涵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羣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為中正少卿此時無言今以少傅為慢官故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僭陳章奏為其本使簿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詞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近聞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

何甚豈得謬當朝典吏廁周行宜佐遐藩用戒薄俗可歙州司馬同正由是改涵為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禄卿仍充山陵副使 舊唐書

元和三年秋以右庶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民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頼以生 資治通鑑

江南僞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於豫章楊吳之兙豫章

善之妹為一軍校所擄既定軍校求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為婚因不許乃强納幣焉悉擲棄之臨以白刃亦不懼然竟擄之而去善即詣楊都求見吳楊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廷甚嚴僭擬王者布衣游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其厚遇之旦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且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贖歸徐

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為從事

慶歷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天章閣待制林瑀落職通判歙州時中丞賈昌朝上言瑀所進會元紀全涉圖緯瑀為儒官專以陰陽小說上惑君聽不宜在勸講之地故落職外任 會要

自睦州青溪縣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於兩岸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會宋江

擾京東魯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為解移屯山谷

閒州遂陷 方勺泊宅編

方臘之亂已殘睦歙二州而監司尚不以實聞於朝唯知鎮江府毛友節次馳奏時宰相方主應奉事而本路使者皆朱勔客也反怒其張皇即罷友為宮觀而以虞奕代之友謝表有曰兩郡生靈已罹於非命一路使者猶謂其無他 嚴州圖經

詩話

謝舉字言揚幼好學與兄覽齊名為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為新安太守别舉詩曰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 謝覽傳

唐李尚書擢罷歙州與吳圓交代有佐酒録事名媚川聰明敏慧李頗留意縁納營伎韶光託於替人令存恤之臨發共飲不勝離情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娱為習干戈間飲徒今日臨行更交割分明留取媚川珠吳答曰曳履優容日日歡須言違德涕沈瀾韶光今已輸先

手領取蠙珠掌内看　南部新書

趙蝦頗有詩名不拘小節飲中贈歌者曰倚風無處避梁塵雅唱清歌日日新來值溪亭花欲盡一聲留得萬家春後因酒失悔過以詩上歙州守曰葉覆晴溪豔豔紅路橫秋色馬嘶風猶攜一榼郡齋酒傾對青山憶謝公　盧瓌抒情録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嘗以詩酒放遊江左凌忽前達旁若無人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州先以著述寄

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火之後
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
已輟所乘馬迓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
肇嘗以詩吒巖傑云明月照巴山巖傑大笑曰明月照
一天奈何獨言巴山耶肇漸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
蒯希逸在席肇請目前取一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
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
之即席還令曰憑欄一吐已覺空喉其傲慢如此唐摭言

楊行敏出使驛騎到歙州郡守輕待慊恨尤甚題詩於冬青館云駑駘嘶叫知無定騏驥低垂自有心山上高松溪畔竹清風纔動是知音又曰杜鵑花裏杜鵑啼淺紫深紅更傍溪遲日霽光搜客思曉來山路恨如迷南部新書

李義山詩小鼎烹茶面曲池白鬚道士竹間碁何人書破蒲葵扇記著南窗穩睡時蒲葵扇出謝安傳然人不知其何物名蒲葵蘇子容云椶櫚也出廣雅今衢信宣

歙間扇是也謂形似蒲葵爾　蔡寛夫詩史

中都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詩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起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籠階前御柳搖緑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舞蹈重拜聖壽南山永同下有馮延巳三字　陽春錄後

南唐元宗優待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書侍郎遂相時論以為非才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

之敗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進詩曰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 詩史

馮延魯出討閩州催督軍糧急於星火李建勲以詩寄之曰粟多未必為全計師老須防有伏兵既而福州之兵果為越人所敗 南唐近事

歙州問政山聶師道所居也嘗有人涉險攀蘿至絕壁於巖下嵌空處見詩一首雖莓蘚昏蝕而文尚可辨題云黄台詞不知台何人也 出詩史按台國初時屯田員外郎詩二十韻詞多不錄

伍喬張洎少相友善張為翰林學士寵眷尤優異伍為歙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僕伺張游宴時投之一日張與僚友近郊宴懽甚僕即投詩詩云不知何處好銷憂公退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叅侯伯幕夢魂長繞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繞郡流遥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游張得詩動容久之為言上召還為考功員外郎判吏部流内銓 詩史

蘇壽易簡長子也知泗州公用不足往來憾之壽為詩

曰戴笠披蓑軍十萬饑嗔飽喜客三千後移越州與通判賈贊善不叶移歙州有詩曰却因賈贊善來作歙知州胡納見聞録

景祐五年廷試進士以鯤化為鵬為詩題吕濟叔詩云千尋離海嶠一息過天池議者謂此詩意自當為第一人也雲齋廣録

丘濬十歲謁陳州太守曰前日寺中聞射因成詩云殿宇時聞燕雀鳴虚庭盡日少人行牀吟獨坐情何限時

喜風傳中鵲聲守喜之令對弱栁絲絲搓緑線對云春雲片片揭新綿古今詩話

丘濬寺丞失意徧游諸郡至山陽郡守屢召之夜飲翌日作詩曰醜却天下美人面正得世間男子心郡守他日再為文字之飲以謝之又至儀真太守召看牡丹作詩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大妖姸王孫欲種無餘地顔巷安貧欠買錢曉檻競開香世界夜欄誰結醉因緣須知村落桑麻處田叟饑耕婦不眠又至五羊贈

太守詩曰碧睛蠻婢頭蒙布黑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圍山又云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守見之不懌翰府名談

朱吏部喬年儒學決科刻苦為詩紹興初綦處厚為翰林學士每哦其詩最愛一絶云春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斸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前人有筍詩曰急忙喫著不可遲一夜南風變成竹喬年點化乃爾精巧處厚力薦于朝後為尚書郎曾端伯皇宋百家詩

選

程進道紹興初帥閩中殄滅諸寇以武庫為止戈堂一時諸公題詠甚多汪彥章二詩最為絶唱其詩云此老胸中百萬軍暫勞試手犬羊羣山頭不復望廷尉柱下何須用惠文解帶為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便耕耘三山勝處開華屋千載人傳舊史君千里閩山驛騎飛天書趣解海邊圍異軍方逐蒼頭起元帥徐將白羽揮翻就鐃歌春舉滿收還烽火夜開扉向來萬事關兵氣都作

風光坐上歸

石敏若學士橘林文汪彦章内翰龍溪集合竝行於世二集之詩相犯甚多如鳥聲應為故人好梨雪欲將春事空山色總兼溪色好松聲長作雨聲寒負郭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愁詩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天闊鳥雙下山寒人獨歸及阻風餘干渡詠水晶數珠次蘇養直韻寄黄元功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誠客至夏夜示友人

等詩皆全篇見於兩集未知果誰作設皆内翰所為則橘林中詩本自無多去此遂空冀北之羣矣出漁隱叢話漁隱者

績溪胡侍制長子名仔寓居吳興自號苕溪漁隱

雜藝

錢鄧州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擫押鉤格抵仍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妙謂之撥鐙法希聲言自斯翁及二王以至陽冰皆傳此法希聲以授沙門𧮭光𧮭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

刁衍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絶勁復增二字曰導送令待詔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為一時之絶查道始篆患其體勢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鉤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　楊文公談苑

薛稷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學書師褚河南時稱買褚得薛不落時節畫蹤閻令秘書省有畫鶴時號二絶曽旅遊新安遇李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像一壁筆力蕭灑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

妙之跡李翰林題贊見在出唐書斷按稷嘗為黟縣令白亦嘗至新安但時有先後耳

薛稷曾為黟縣尉善畫鶴令邑人時有畫者蓋薛公之餘風出太平寰宇記言尉亦悮也

裴休守新安日屬希運禪師初於黃蘗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因觀壁畫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

似禪者公曰可請來即舉前問師高聲云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言下知旨如獲髻珠曰真善知識也示人尅的如是何泊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治留之供養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黄蘗山薦興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勝論即請師入州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公不浪出黄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峰該通禪講為裴所重未若歸心於黄蘗而傾竭服膺也集黄蘗

語要序冠編首留鎮山門 出景德傳燈錄今歙縣有黃蘗山然當即禪師所住而傳燈又言禪師閩人於其本州黃蘗山出家後居洪州大安寺則與此不同

研

龍尾𪓟研章聖皇帝所常御也乾元升遐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黟歙之珍匪斯石也𪓟形而縠理金聲而玉色也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蘇文忠公集

余家有歙研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頴如飛人間五絶所頌者三物爾蓋謂研與少微為五耶蘇公說

今歙州之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亦亞於端若得其石心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渦旋可愛蘇參政易簡文房四譜

端石在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

不耗為佳有鸜鵒眼為貴眼石病也然惟北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佗研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巖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歐陽公研譜

君謨言端石瑩潤惟有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竒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研端溪無星石龍尾水心緑紺如玉石二物入用餘不足道也蔡君謨文房四譜

青州石末研受墨而費筆龍尾石得墨遲而久不燥羅文石起墨過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過此無足議也

蘇易簡文房四譜中載研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第一端州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中下雖銅雀臺古瓦研列於下品特存古物耳類說

婺源研在唐開元中因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攜之以歸刋粗成研溫潤大過端溪者後數世葉氏諸孫持以與令令愛之訪得匠手琢為研由是天下始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獻研并薦研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為研官令石工周全

師之其後匠益多今全最高年能道昔時事并召少微之孫明訪偽告不獲今山下葉氏繁息幾數百戸乃獵者之孫也　唐積婺源研圖譜

凡取石先具牲醪祝版擇日齋戒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壇祝訖發之稍褻慢必有蜂蠆虫蟒毒物傷人蓋神物所惜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即竭矣又當再祝之前後嚙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也唐侍讀研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研求之江南故老云

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邽墨龍尾研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使由别道行自是方得之後縣人病其須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絶邑官復改溪流遵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遂與端石並行按圖經龍尾山在婺源縣長城里今雖多故坑無有石出環縣皆山也石雖出他山實貫龍尾之支

脈俱得謂之龍尾

歙研説

唐公研錄云嘗過金陵於翰林葉道卿處見研方四五寸色淡青如秋雨新霽遠望暮天表裏瑩潔都無文理蓋石之美者云得於歙不知出於何坑今不復有祁門縣出細羅文石酷似泥漿石亦有羅文但石理稍慢不甚堅色淡易乾耳此石甚能亂真人多以為婺源泥漿石當須精辨之歙縣出刷絲研甚好但文理太分明無羅文間有白路白點者是

辨歙石説

涵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様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於外姓姪黄村成伯成伯以嗜研求主婺源簿顧視一老研工甚至秩滿研工送之百里探懐出此研為贐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研也黄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使每研必琢石則龍尾溪當汲為海不給也此石歳揀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只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為勝絶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

用之終身出何薳春渚紀聞其父武學博士去非也

紙

黟歙間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復有長者可五十尺為一幅蓋歙民數日理其楮然後於長船中浸之數十夫舉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節之續於大熏籠上周而焙之不上於牆壁也於是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山居者嘗以紙為衣蓋遵釋氏云不衣蠶口衣也然復甚暖衣者不出十年面黃而氣促絶嗜欲之慮且不宜

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亦嘗聞造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不爾蒸之亦妙如蒸之即常灑乳香等水令熱熟陰乾用箭簳橫卷而順蹙之然患其補綴繁碎今黟歙中有人造紙衣段可如大門闔許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者蓋利其拒風於凝沍之際焉陶隱居亦云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好也

紙李主澄心堂爲第一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精品蜀牋不堪久自餘皆非佳物也 文房四說

歙州績溪紙乃澄心堂遺物其新也鮮明過之今世紙多出南方如烏田古田由拳温州惠州皆知名擬之績溪曾不得及其門牆耳婺源石研有羅文金星蛾眉角浪松文豆斑之類其要在堅密温潤天將陰雨水脈自生至可磨墨斯可寶者黄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廷珪然匠者多貧人於以求利故不逮也近有道人自能燒煙遣令就黄山取煤必得佳者歙州此三物竒絶唯好事以厚資可致之若臨以官勢莫能致也

墨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今人得而藏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膠敗而墨調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四譜

今常侍徐公鉉云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才如筯與其愛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

者唐末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

近黟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即與常墨無異未知所製之法

奚廷珪墨二品一品面曰遠煙香墨漫曰從前奚廷珪其一面有特龍漫曰供使奚廷珪祖記墨皆狹薄輕脆多斷折校其精觕不及李廷珪遠甚安敢望超也自蔡君謨

以來皆言李廷珪即奚廷珪唯此言奚墨不及李又何遽言唐李慥是諸李之祖不知孰是

李超墨二品其面或為特龍或曰新安香墨其漫曰歙州李超造或止曰李超其號雖異亦互有精𢜶精意為之者廷珪不及也廷珪大墨有二品其一面曰歙州李廷珪墨漫有特龍其一面曰歙州李廷珪造漫有雙脊特龍小墨有握子者上止有一香字豐肌膩理光澤如漆又有小餅子面有蟠龍四角有供御香墨字漫止有一歙字前四品無粗者非法之至精曷能臻於此哉諸

李唯超廷珪爲特嘉承晏文用次之惟慶小挺子優於大墨可亞廷珪也宣道宣德不知何許人其形製俱類廷珪疑歙州人也 李孝美墨苑

曾君示予墨一丸其面文曰新安上色香墨幕音漫曰歙州李廷邽墨肌理光膩與今之李廷珪墨形模不類其名邽珪不同形製復異謂之真廷珪墨其可乎然李超與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超墨世不復

傳襄嘗侍仁宗羣玉宴賜得之其面文新安香墨其幕歙州李超造與今所示形制相類予謂超與珪始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邦字超死而珪業益精面有龍文而其名亦用邦者作之有先後也何以知之蓋類其父超且藏蓄數十百年非偽效也予既辨之而墨遂歸吾家墨哉可無恨矣 蔡君謨墨辨

余收歙州李氏父子四世五人墨李超之子廷珪珪之子廷寛寛子承晏晏子文用用之後墨無傳焉有孫惟

慶今為墨務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為邽與寛𠨍最精好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世之好奇者多借廷珪姓名模倣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辦之

四說

墨貴老久而膠盡也故以古為稱世以歙州李廷珪為第一易水張遇為第二珪復有二品龍文雙脊者為上一脊次之遇亦二品易水貢墨為上供堂次之近世兗州陳元亦為精廷珪弟廷寛𠨍寛𠨍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

世其業然差不逮近絶無有也廷珪為第一廷寛承晏次之張遇次之陳元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煙自異近得歙煙令造墨便有廷珪風采不為浮光乃知水性隨其土地而異予嘗有辨信不誣矣

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羣玉殿嘗以李超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為佳品 澠水燕談

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廷珪墨為染飾有貴族嘗誤遺一

丸於池中踰年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 避齋閑覽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募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横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價之半耳 黄魯直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梟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

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曰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一矣陳無已集

山谷道人云潘谷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其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春渚紀聞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圭殘璧粲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

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為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一日謁章李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為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慥造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

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輟研景源不與也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黄山有教之為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煙極精細名為漆煙每云章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不傳為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彦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於早墨皆斷裂彦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

以新膠和之墨成堅如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煙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最佳者也

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煙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竝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答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煙膠多則色為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煙墨不昧若歲久膠盡

則脫然無光如土灰耳孜墨宜用之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

黄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竈作煤製墨為世業其用遠煙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多即就二人買煙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晏今有沈珪子晏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者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

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煙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瞻之後又有梅瞻云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紙墨筆研也其實三爾歙本不出筆蓋出於宣州研久無良材所謂羅紋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陽文忠公作研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其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

不良者半紙則近歳取之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絶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黄山松豐腴堅縝與佗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為之以松漬漆竝燒余大觀間令墨人高慶和取煤於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二谷陳瞻之徒皆不及葉左丞避暑録話

定數

僕射房琯相國崔渙茲曾貶任睦歙州官時有婺州人陳昭見之云後二公茲為宰相然崔公為一大使來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時拜相崔後為選補使巡按江東至蘇杭間崔公自說出定命錄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叚文昌與崔植同制入臺先是御史崔元亮察院之長每以二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待間多所闊略叚與崔深銜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龍飛命二公入相叚自翰長中書舍人拜植自

御史中丞拜同在中書時元亮罷密州刺史謁宰相二相相顧搯元亮名曰此人不雲行地没而有心求官時中書侍郎蕭俛亦在食堂因問二相二相具以事對蕭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漢閑三五年不數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闕其日印在叚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叚入朝都忘前事到中書大怒責吏房主事陽述云威權在君更何須宰相必是此賊納賂除官若非人吏取錢崔元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

昨日是相公手内擬名進黄及檢勘方省迷忘植欲改擬覆奏䟦曰安知不是天與假吾手耳遂放勑下續定命錄

于濤者唐宰相琮之姪也琮南遷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一叟自門而進直抵廳側小閤子中濤問叟何人對曰曹老耳問其所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亦叙相國牽復之事濤因問表弟薛校書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則止官職雖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時濤表弟杜孺休給事刺湖州寄箸下酒一壺可五斗因

問叟頗好酒否叟忻然而請即以銀盂受之令自酌飲頃之酒盡已昏睡矣遂以銀盂枕首而睡時蚊蚋極盛無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銀盂在焉訪求莫知所止或云此即曹的休博士也魏之宗室仕晉為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往賈販嘗拯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之受其遺者壽自後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公行密為副使相國尋亦北歸薛校書佐江西賓幕知袁州事務神仙感遇傳

廣西昭州最為瘴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京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其者為易曰清輝已揭牓徐諷李同坐亭上少焉策杖於四隅視積壤中有片石班班如文字然命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為一笑考范初命名之日不少差 洪舍人夷堅志

俞舜凱徽州人紹興十八年赴省試夢紅黑二梯倚簷間有使登紅梯者俞顧梯級甚峻辭以足弱不能躋遂登黑梯造其顛而寤是歲中特奏名第一人楚贊說亦徽人贊字少陸老儒終桃源丞

神異

大徽村在績溪縣西北五里有汪節者其母避瘧假寐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感而生節有神力長安東渭橋有石師子重千斤節揞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

不信節遂提師子投之丈餘衆數十人不能動遂以賂請節復挈致故地尋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一部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曳牛之力不能過也太平廣記

孚應廟在邵武軍泰寧縣東二里五代正明中建廟有二神相傳一姓陳閩人一姓汪歙人相遇於廟東之黄溪愛其山川氣象可為宅兆陳曰吾曩者過此識之以

錢汪曰吾亦以丁為識遂闕地得錢而丁貫其中由是二人相悅卒俱葬於此數有神異偽閩王氏時封為將軍國朝載在祀典水旱疾疫有求必禱螟蝗盜賊不及其境元豐中賜孚應廟額元祐初封靈符靈佑侯政和加封寧惠寧順公宣和進封廣惠廣順王至紹興二十五年封廣惠英顯王廣順威顯王武陽志部武圖經

唐天寶末歙州牛與蛟鬬初水中蛟殺人及畜甚衆牛因飲水為蛟所繞直入潭底便爾相觸數日牛出潭色

赤時人謂蛟死　廣異記

婺源縣有大黄石自山墜於溪側瑩徹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與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　稽神録

新安人閔居敬所居為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於戸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逐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牀乃牀脚斜壓

一龜於戶外放之乃去

記聞

州南數里有岸特高號浣沙亭隔溪對龍井山望城陽不逺相傳李太白訪許宣平徘徊岸山上甚久以白詩考之嘗稱金華五百灘之勝而思為新安之游又嘗自洄溪十六渡至黄山湯泉之下則吾土山川勝槩頗已寄於逸想其贈許宣平詩沈汾述以為傳當不虛也又白集有荅山中人所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

人間者復相傳以為入黟所作而俗又有石墨嶺與水西興唐寺詩語不類太白東坡嘗疑富陽國清彭澤興唐詩及姑熟十詠非太白所作而王平甫疑十詠出於李赤按南唐自有一翰林學士李白曾子固以為十詠是此人所為然則此間墨嶺興唐詩豈亦此類耶覽者詳之

馮相國樂府號陽春録者馮氏子孫泗州推官瑮嘗以示晏元獻公公以為真賞至元豐中高郵崔公度伯易

跋以為李氏既有江左文物甲天下而馮公才華風流又為江左第一其家所藏集乃光祿公手抄最為詳確而尊前花間諸集中往往謬其姓氏近時所鏤歐陽永叔詞亦多有之皆傳失其真本也崔公云

劉煇信州鉛山人未第客新安為人傭書以自給其寓歙縣鄭氏及績溪汪氏尤久汪氏子弟嘗課堯舜急親賢賦煇竊為代作師視其語與平日異詰之以實告乃發煇牀篋楓葉委積葉上皆細書成文始異之明年還

鄉遂貢京師已而為進士第一今俗聞猶有蓄其所寫

禮部韻者

王提刑守南劒州致書陳諫議有求益之言陳公荅曰

瓘辱書勤恤累紙感不容言别紙之諭尤甚謙厚瓘抵

苦待盡人事弛廢獨聞賦政愷悌民之受賜前此未之

有也託庇方厚其何以告左右雖然意所欲言不敢自

外境内有二賢士吴熙吴儀儀居水東熙在橘溪兄弟

也好學有守介而能通求之士類不可多得遺逸之選

宜在此輩以其善自韜晦莫有知者閣下好賢禮士倘使其名自此彰徹非唯敦奬行義亦足以上助朝廷求士之意政之大者宜無以過此輙緣下諏布所欲言僭易是懼此有以見前輩相與蓋如此王公嘗為劒學撥田至今號王公莊其祠象久益暗紹興中嘗遣人求訪公後裔復求繪象以去其後王筠文剛為通判就為新其祠筠於公有族屬嘗被檄往建寧府決獄建亦公舊治聞筠至皆焚香以迎以為王公孫也公去二郡至是

蓋三紀矣

曾公諤爲守雅歙郡人俞平叔平叔老儒用累貢恩得官嘗尉彭澤檢旱宿山寺有嫗夜至門委白金一襆而去平叔呼從吏寺僧封識送縣及還令欲盡法籍犯者家而使平叔得賞平叔笑曰易直豈以此求賞耶即縣斷罪以贓没官足矣歷三任以母老不仕俞氏主塋墓者有享祀田二十畝輸税而食其餘未嘗告之於人時盧君知原行之爲歙縣宰周殿撰秩重實謫監城下酒

稅曾公聞平叔病使二君往視之環堵蕭然因問以後

事平叔曰棺已具矣衣已浣矣方屬妻子祔葬先塋不

為齋具此外無所須也二君退為曾公言之皆歎息廬

乃折簡遺闕吏齎錢五萬為湯藥之奉平叔召吏至卧

内問知縣俸耶曰非也抑出之官帑耶曰非也將縣吏

若里正上户所率斂耶曰非也平叔曰財非天降地涌

何由而得辭不受吏再至不復視曰吾平生貧不唯令

日豈以五萬錢變吾志哉是夕卒年八十九曾公賢有

政聲沖澹類學道者為郡時年七十餘矣神骨清健至九十餘乃卒盧君平江人資廉明滯訟有踰十年者皆手為決遣旁郡邑以事詣朝省外臺者多求送歙縣後為禮部侍郎周公以名臣謫莞庫不見其施設獨其流風遺韻被此邦云

始鄉之老儒年過九十者曰崔君虞卿字顯仲能以世次歷數吾縣自昔之為儒者縣北鄭鈞子平及顧先大父其次皆在一二數中顧時尚幼不能盡其說先是本

朝達者有舒謝俞呂之屬矣中數十年學者不繼大父生嘉祐間幼獨知好書間輒買私習讀之曾大父無他子方仰以治生業見猶怒之後察其誠乃已元豊中游郡校時學者尚少大父出意為之衆未以為是及紹聖中罷顧募行差役大戶無免者知縣王君薦篤意勸學凡家有受書一人則為盡免之同時富者子皆執役在庭下見大父獨庭上與縣大夫抗禮由是羡慕始相勸於學然大父晦不顯年九十餘耳目聰明得異書猶勤

閱之以封至朝請大夫諱舉字子直云而鄭氏越數世至紹興間有登第者二人先同年胡銓仲平工聲律嘗就廣文館試惟德動天賦其用事處云明如虞帝雨無納麓之迷今若成王風有出郊之反為考官所黜佗考官過之取讀稱善問所以黜之之意考者以為觸忌諱乃袖去自以其名取之竟論以為第一後至政和中始登第方是時王氏經學行罷詩賦不用然每見等輩好言其舊習至今胡氏一族為賦有典刑

汪屯田廷直徽時與里人女約昏政和中諸州類試爲省元既登第所約女喪明其家使來謝不能復相當廷直不可竟成之後赴調在京師貧甚舍於符寶汪公會圍閉闕方責金銀期且滿無以應間獨至汴上行屏營有懐沙之意傍舍有人出止之問所須之數簾中出白銀二十兩袖以歸符寶怪問所從得具以實對相與訪其處無居者人以爲隂德之報

魯直在洛時歙人祝碩字有道因知命以識魯直及謫

黔中有道往訪之魯直為書帖云凡士大夫胷中不時時以古今澆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又贈以詞所謂長楊風挑青驄尾者也魯直八月十七夜張寛夫園待月有詞云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蜀人謂笛音如牘故用之嘗書一本贈碩令俗本改笛為曲非也碩藏魯直文槀三枚率以連紙百幅為之改竄甚多洪尚書知許州嘗為園訪境中所有江南草木萃而種

之下至紅躑躅之屬皆在焉號故里園時與賓佐游燕其間蓋公富貴久然多在外故惓惓如此晚節竟歸故鄉云

當艱難時孫公佑鎮此邦為人絕嚴明時統制國信臣屯於此而郡南大姓所募弓手有閤門祇候宋與統之號宋舍人待信臣尤桀驁至坐太守衙倚佑令牽去斬之又張憲軍久留有錢糧官以為郡不時支糧捉手分與録參衣相結擁至庭下佑出揖録參以上問彼來者

何人見節制兵馬而不聲喏何也叱斬之自通判以下皆懼為懇凡數四乃已呼門者謂曰爾曷為縱之使入後不得復爾取軍令狀門者退曰自今有輙入者我直當殺之耳既畢乃使人將錢糧官詰憲軍憲不得已為杖之佑約與糧而促其進發憲自詭三日行其政雖嚴未嘗輕與人以徒罪公燕飲食及圃所供菜皆於供給錢中尅還之

始方臘來寇時歙縣人程叔清家避地於城南有女年

十七父母計曰我等處此不幸則死獨此女年色方盛萬一辱於賊何以見族黨乃呼謂曰吾州之俗尤以滛為諱爾良家女也足未嘗出閨閫賊倘以兵脅爾當奈何女曰兒豈從賊者必不可當以死拒之親族又從旁審其語女因取所擕衣囊負以趨且為見執罵賊狀父母喜曰果如是真吾女也吾聞死於兵者用道家説醮九幽則能升濟魂魄爾勿慮女笑曰諾明日散處東塘山中女適為賊所遇賊好謂曰吾以爾歸聖公母憂不

富貴女曰爾輩欺天害人狗彘之不若何聖公也賊脅以刃曰不從吾言必殺若女曰我知有官府不知有賊賊先斷其髻益以好語誘之女且唾且駡賊知不可屈刀亂下潰其尸乃去有二兒隱旁大石下備窺見本末為其家言之皆悲喜因葬東塘山中願兄頌端規為作傳

汪内翰少在郡齋數獨於爐亭中避人為文同舍迫而觀之乃擬草制詞衆笑之中興遂居翰苑為代言之最

其除知本州謝表云惟今日股肱之郡實平生父母之邦行路咨嗟全家感涕又云屬縣前驅初靡勞於草檄行朝在望復何待於移關遺執政啟云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時汪丞相亦杖節過家中宴作詩云兩兩泰階星一色亭亭華表鶴雙歸公與唱和鄉里傳之在郡大興廟學先是公嘗爲鎮江作學記闕府以白金致贐適至即以佐費歙縣多賢宰舊有董君若王君景丞則黎君確既久事多逸近

歲民間傳誦者鄭君鋭夫錢君瓌鄭君才高詳練吏不能欺先是郡科撥諸縣賦輸歲不同掌計者益緣大率有增而無損縣素之秔米時秋税以十分為率其四分二釐科秔餘則為絹米錢米穤豆之屬明年郡案復改科撥行下鄭請於守以為其始到官嘗受此數於下吏矣在其任内願奉以周旋不願數更也乃按舊為籍𢾾至前丐守為印書之由此終任無所增郡亦無乏事人縣賦既重則役錢亦多歲遂以其羸為傍縣顧役人君

以縣各用其人今驅縣民使出錢顧庸以給他縣令佐之用非政之急者也乃度官用以賦取其尤貧不能出者多寬之終任無一事不結絶者錢君廉潔愛民常言壞無他長正能忍饑三日耳其政務抑强扶弱於大辟尤經意吏不得輕重其間差里長但用稅錢不以人丁多寡其科撥亦三歲不改自二君去後今科杭至八分有奇矣近有邰君巖者其操履如錢君資頗安靜而方略不及也三君皆已蓋棺論定故私著之又績溪民言

孫君懋為宰不令里長督賦第按省限里長不敢無故至人門民亦樂輸未限既畢始謄欠付督之先是里長領民錢為代輸者帛一尺為錢百五十數寸者取至百錢孫君乃為第三等以下置零殘簿并匱於聽事側令民得以尺寸自為鈔持錢投匱中少者至十餘錢皆面給鈔與之即以其日銷簿其官司追逮民納在前而吏不為銷者使代償之今為某官

宣和兵火後發地得故碑乃景德中太守昭文學士趙

昂爲其母立始昂父金吾大將軍延進娶晉州節度使
張溫女廣順中昂大父中令暉鎮岐母張年十七生昂
累月而卒於岐昂始齓知之及壯登第入朝三十年志
求遺像每朝士銜命及謁告過岐下者必涕泣屬之皆
以歲久訪求無所淳化中昂以右史判吏部南曹請自
訪之詔給假不解職仍敕郵傳供須經旬無所聞晝夜
悲啼逮還朝有得其繪像於僧寺中者至京師遺之昂
悲喜作詩自舊相宋公琪呂公蒙正曁臺閣名賢十九

人為之詩而翰林蘇承旨易簡為贊曰英英趙君孺慕終身孝發於性性通於神神啟其便復歸是真高堂曉懸和顏若春似以慈訓教其為臣烝烝趙君如聞音塵饋奠以時哀號感鄰趙君為人天驥石麟趙君為文紅藥白蘋出事聖主歸寧慈親忠孝言行無慙縉紳昂以景德初出守歙州明年郊禮因表求追封詞旨哀切詔贈清河縣太君又明年五月告至卒官吏自歙安門結綵導樂而刻告及所得詩贊為紀美追榮記立之西溪

太平寺今在學之左塾

王提刑謝事還家以名德為縣大夫所敬慮鄰里干請大榜于柱曰疇昔居官惡人請託今兹閑退來者不可有言會郡守與公宿相好公往訪之親舊有追及公於五嶺間者自以訟在郡願借公言為重公曰吾不欲出為是故也使爾雖不因吾言得直人其可户曉耶遽命駕還令佐有訪公為政者勸以寛賦役為國恤民爾與劉丞相摯厚善其子蹈為婺源丞以父行事公公每見

但問尊公安否不及其他丞相去位坐累者衆獨了然免於猜嫌嘗謂人云閭里鄉黨要在輯睦恩多怨少則冐中常暇貲不耗散聞者轉以相告訟訴為衰

經界之行績溪以鄉均税税錢無所歸者百餘千乃強均配之上田二百之外有溢至三百五十者訴者不已太守趙監丞子遊始至以問孔目官章愈章請按沙漲之田税錢當倚閣者百餘千餘以次均減然後定又諸縣輸納或抑民使就整如遇寸則輸尺遇錢則輸兩遇

合即輸斗之類時歙縣貧民有以墳地稅當輸正綿四分折綿四分者攬戶以為就整則為綿二兩取其錢八百民因訴於州趙守復以問之章對以在律無有因請徧下屬縣但按元數輸納而向之為錢八百者直輸綿二錢為錢八十耳章平生多惠利其鞫獄務全活子元崇兩首鄉薦遂登第今為夷陵令賢而有文

新安多佳山水又有前世許聶遺風以故人多好仙始謝諫議徹時讀書烏聊山市人有汪四者心愛敬公旦

就市得錢暮輒攜以相資嘗數日不來公下山問之人云已盜驢竄去矣及公登第為蜀中縣令一日有道人來訪者乃汪也與坐書室汪起畫壁為巖洞有朱門金鎖解腰間鑰開之挽公同入公請歸白娌汪遂先入比出壁屹立如故汪亦不復見崇觀間有呂望天者行好仰視為人作瓦卦語默不常周殿撰戲贈以詩曰新安呂望天一旦棄家緣朝就市廛食暮歸空屋眠為君打瓦卦乞我一文錢日日只如此已經三十年方臘未亂

前失所在近有金野仙者名梁之兩浙提刑受之子以蔭為奉新尉一旦狂肆以病去官妻亦攜二女去之自是食不繼然貌常充悅時時卧冰雪中體不慄晚常在郡市好為人作詩及與人語往往有警誨得者皆以為能知其意中事每三歲貢輙預書得者姓氏嘗曰使吾為物外神仙則難若塵中仙人拔生度死可庶幾也每言吾當以來歲八月死幸無焚我至淳熙初年八月十三日夜半起坐一榻揮扇自若視之已化矣郡人相與

壇之於紫陽山又有黄冠曹元育休寧人寄食歙縣之長春里凡數十年未嘗有求於人破窗塵榻凝坐達旦或一卧輙六七日一旦以衣物道具徧散鄰里遂卒新安墨以黄山名數十年來造者乃在婺源黄岡山戴彦衡吴滋為最彦衡自紹興八年以薦作復古殿等墨其初降雙角龍樣是米待制元暉所畫繼作圭璧及戲虎樣時議欲就禁苑為窑稍取九里松古松為之彦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後衢池工者載他山松往

造亦竟不成彦衡未幾死嘗出貢餘一圭示米公米以為罕有其比詩人吳可贈詩曰病來漫喜折釵股老去尚懐雙脊龍他日扁舟㑹乘興摩娑圭璧小從容吳滋家有汪内相帖云吳滋作墨新有能聲紹興庚申於新安郡齋授以對膠法此墨是也試之當見其佳滋又求題品於李參政漢老李公云已經評子矣吕舍人居仁亦常遺以詩今上在東宫以滋所造甚佳例外支犒設錢二萬

歙州軍事牒攝同十將兼衙前虞候克衙佐鄭楨牒奉處分前件官推誠奉上戮力從戎登陴將亟於星灰禦侮頗勞於蚤夜既殫勤瘁須議甄酬勉勵干城更期顯級事須改補正同十將兼衙前虞候依前舊務牒舉者准狀帖牒所由仍牒知者故牒光啟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牒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吳圓右藏於歙縣士人汪德符子克家汪得之琶村鄭氏紙甚低小然極緊厚自十將至姓名三印年月日四印其文曰歙州

之印印文刻缺而朱墨色皆如新

新安志卷十